

十年回憶

為紀念李浴日先生而寫

鄭明能

南京初識

民國三十五年春天，南京的氣候雖常從北方帶來些殘寒，然日麗風和却有無限美的風景，紫金山的樹林、草木一天一天的生長變化，使人覺得大自然的偉大，這是在常綠的臺灣所看不到的。有一天我從光華門的城郊作了一張寫生回來，我的姊丈林幼湘適從重慶到京，因不久就要赴東京駐日代表團工作，要我陪他到各處訪友，記得第一家到的是四條巷一幢洋房住宅，我一進門就看到書架上置滿了軍用書籍，其中亦有日文各種軍書，我一看就知道這家主人一定是一位留日的學者，果不出我所料，內面出來了一位中年肥胖中等身材，談起話來很鬆動很爽直還帶了些廣東口音有學者風度的人物。我的姊丈馬上給我們介紹並說：「李先生是我親信的朋友，是一位忠厚的學者，你們一定談得來的。」這是我認識李浴日先生的開始，以後我們常有來往，且過從很親蜜。

是年底我到了上海（那時我常在上海南京來去），有一天浴日先生來訪，因東京姊丈處運回日本歸還我國的物資文物數百件，其中有六十多件是姊丈的圖書，內有一部份是給浴日先生的；他來協助我工作，我們在上海楊樹浦海關忙了數天才整理完畢。

三十六年冬天我會同臺一次又再轉回上海、南京，這一次是準備全部搬回臺灣，那時我的書齋一部份寄在南京暹羅大使館，我剛在整理書齋的時候，佣人來說：「有一位李先生來訪」，原來他已知道我將離開南京特來訪問的。

臺灣的過從

三十八年秋天，我在臺北接到他自香港寄來一

信，謂不日來臺，同時東京姊丈亦來信囑我：浴日先生到臺後須多多協助，我會回信給他，表示歡迎。他來臺後最初是住在汐止，我們常來往，他常約我到汐止靜修院附近遊玩釣魚，或在山上樹蔭下的石桌下棋。他每次到靜修院手裡總提着一個布提包，內放着紙張、鋼筆、書齋，原來他是到靜修院寫文章和看書的，這差不多成了他的一定工作。他與靜修院主持慈航法師似乎亦談得來。有一天我們在附近爬山，曾登到最高峯，我們亦常談論到自然風光與臺灣地理、氣候等自然科學問題。「臺灣必守鐵證」一書就是在汐止寫成的。他為了在臺要復版他的四大著作：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、「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」、「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」、「兵學隨筆」與「臺灣必守鐵證」等書常來臺北要我協助。我馬上替他介紹印刷製版廠。那時正是臺灣印刷界復活時代，常有一件印刷品拖延過限期。我們為準時出版，整日在印刷廠督工，為了工作上便利，在我的寓處設了「世界兵學社辦事處」，我們常常都在一起，那時我正在實驗一點化學工作，在我的研究室裡他做他的校訂，我做我的實驗，我有空就幫他工作，如此在三十九年七月出版「臺灣必守鐵證」，四十年三月又增訂出版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復業第二版。同年十月一日發行「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」復業初版，四十年七月十日發行復業增訂初版「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」，同年九月二十日再發行復業「兵學隨筆」增訂本初版，以後又將四本合訂為「決勝鐵證」。

其間曾任實踐月刊社總編輯，該刊發行後頗得各方好評，為國內水準最高刊物之一，可惜其後因經費緊縮而縮小篇幅。

四十二年秋任戰鬪月刊社長，創刊時訂戶不多，

每月經費亦少得可憐，處處節約，曾送我一盒世界兵學社副經理，戰鬪月刊社編輯的名片，我亦會代他找了幾個廣告。自後經浴日先生不斷努力，內容逐漸充實，經費亦漸增加，成為今日「戰鬪月刊」，頗得前後方讚賞。我們可在合訂本看出他如何用盡心血以最少經費來編成本刊，他時時刻刻不忘為「戰鬪月刊」盡最大努力，結果由於過度疲勞而結束了他的一生。

其人其事

浴日先生為人忠厚誠實，做事負責，忠心愛國，只知道工作，只知道勤勞。他一生就是奮鬥，就是戰鬪，他生平根本就沒有享受過。他是個實踐的人，他做事「必定成功，必有其果」，這是他的工作信條，立身之本，以下我可舉出他的長處來說明他的行為與人格。

一、做事無論大小，慎重精細、忠於職責。為職務不辭赴湯蹈火之苦，一切工作必定做到成功。關於此兩點有和他同過事的就很明白，他做事如何忠於職責，大小諸事均是慎重精細，實踐月刊，戰鬪月刊諸同仁更明瞭的。他做事絕不馬虎，他的文章一修再改，再改再修，印刷校對最少要有五、六次，多至十多次。付印後亦常注意校閱，若發見一字有錯，無論遺剩下多少張，必定要更改。他如此常使印工不勝其煩，有一天有一知識工友問其為何只剩下數張亦要修改，他回答說：「可達成最少錯誤，雖僅數張必要時可發往重要部門」，使該印工驚嘆其精明遠慮，這是數月前該印工親口對我說的。

二、勤儉簡樸，事事節省浪費。他的日常生活服裝都很簡便，無論公私均不許有浪費，如「戰鬪月刊」的信封，信紙，稿紙都常利用剩餘剩剩紙張印成。不拘形式，有實質的精神，絕無虛偽作風。

三、他的交友重於精神的結交，絕不偏於物質金錢來往，他所做的工作亦然，所以一生清寒。如他與我的關係亦完全義務的，他對待人是誠心誠意，並不一定為了金錢或物質，他所研究的學問，亦

是枯燥無味的理論，他的著作亦只能糊口而已。喜交友，最重恩義，樂爲他人表揚長處，友人有了事故，爲友代勞盡力做到。如「時代生活」月刊社長彭克定先生逝世時，他自己生活已經極緊張，還到處爲他募捐。

他平日治學至勤，對於文藝自然科學亦有很大興趣，凡有關科學的稿無論長短一定找到我來商量。我們常談到自然科學，他必問到詳細，尚須給他一個結論才行。他常拿他的「孫子兵法」與現代科學來對照討論，亦常向我借了物理學書回去研究。本刊第四卷第二、三期合刊王陽明特輯中的「王陽明與竹」是他提交我的題目，他要我以科學來論述，那時我正因年關迫近，無暇握管，他却連催數次，稿成後因爲古今學問方向、分門互有不同，他爲慎重起見與我辯論數次，最後我提示「科學史」與「科學研究方法」他始讀同，依此可見其做事精細。

記得去年夏天從金門太武山頂上採來數塊白色岩石（石英石）則很多海邊貝殼要我去看，後來要我彙集資料寫成一篇「金門之地質與鑛產」。必要時要我去金門遊玩一次。四十二年他曾患過一次血壓高，他爲了此事不知同我討論過幾次，其實我只能與他談論醫學常識罷了。

我們最後一次討論有關科學問題是本刊第五卷第一期「醬油與反共抗俄」的關於醬油防腐劑的藥理，我曾供給他的藥理學及日本使用防腐劑的歷史文獻。

他對於美術亦很了解，曾與我參觀過幾次畫展。

十年回憶

「人生若夢」，人生雖「有來必有去」，人人總有一天走回舊路，可是不外是一回「人生夢」，進步的人類一切學問至今尚無法對於「人生夢」下一個結論，永遠是一個「夢」。我們同浴日先生亦不外是一場大夢？十年如一日，記得十年前在南京相識，今日已經再也不能相聚，再也無法談論。

我們常常在汐止、鶯橋釣魚、游泳，或會共同工作至半夜，亦會到過新莊、三重埔，在深夜風雨中回歸。我曾流落萬里他鄉；他亦奔走萬里海外；我們之間毫無吝嗇，完全精神之結交；他是一個稀有學者，有勝過他人許多優點與人格，是個實實在在埋頭苦幹的人……

八月七日晨十一時，我因事赴基隆，至夜十時始回家，家人忙把李太太寫來的紙條給我，寫的是：李先生一早起床就昏倒不省人事，囑我快找醫生來。家裡人又說「浴日先生已逝世了」，這一連串的惡耗傳來，叫我搞不清，真有如夢境！我馬上趕到

中和鄉浴日先生的寓所，才知道在早上僅兩三小時便急逝去了！如此我的姊丈給我介紹的一位知己，竟成了永訣！我在南京寫生「南京城牆一角」依然掛在我的房間，我家裡的人都說：「從此再沒有一位腳步聲很重，一踏上樓梯馬上叫一聲『鄭先生』的人來訪了」！原來他同我全家的人都談得來的。他現在與我們一別千古，這就是「人生夢」，我做了一回大夢，他做了四十七年長夢。我已沒有什麼可寫可表示，唯有在本刊草成一點回憶，來追悼故友在天之靈，和祈禱他的冥福吧！

四四年九月十日於研究室